

历史解释：重演 和实践推断

[美] 雷克斯·马丁 著

王晓宏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

目摇摇录

鸣谢.....	员
第一章摇导言.....	员
第二章摇作为人性的科学的历史学	愿
第三章摇重演	源
第四章摇行动解释的图式	远
第五章摇历史学中的解释和理解	愿
第六章摇一般规律和行动的原则	怨
第七章摇规则性普遍化的作用.....	员缘
第八章摇关于重演解释的逻辑.....	员源
第九章摇基本图式：地位问题.....	员愿
第十章摇实践推断.....	圆园
第十一章摇其他时期和其他文化.....	圆缘
第十二章摇结论.....	圆缘
译名对照摇.....	圆怨
文献索引摇.....	圆缘
译后记摇.....	圆愿

鸣摇摇谢

在查尔斯·弗兰克尔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开始了对历史哲学的认真研究。我阅读了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弗兰克尔的课程和我阅读的这些著作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指引着我的研究路径。他们使我感悟到了无穷的魔力，同样也使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挫折感。

我阅读了亚瑟·丹图的著作，特别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和他的几篇论文，它们对我帮助极大，时至今日依然让我回味无穷。我不只是学习亚瑟·丹图的著作，他现在已成为我的老师和顾问。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写作并完成了这本书。

在爱丁堡的一年使我有幸第一次遇见了宰鄂鄂沃尔什并且有机会与他进行了多次讨论。这种讨论通过邮件和直接见面的方式已经持续了数年，时至今日仍在进行。我对他的诸多盛情和善意充满感激。他多次承担了阅读我作品的繁冗工作：我从他的建议、批评，尤其是他的鼓励中受益匪浅。

员鄂鄂年秋天，乔治·亨里克·冯·赖特的《解释和理解》问世。它及时地开启了我的崭新思路。这些思路已经见之于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我在赫尔辛基的那一年，员鄂鄂马·赖特慷

慨地抽出许多时间与我讨论。我们关于他的著作和其他著述的讨论对我弥足珍贵。对于他对我工作的诸多建设性批评，尤其是他的慎重、友情和他的好助乐善，我深表感激。

我还要对唐娜·葆拉·马丁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她一直善意地影响着本书的形成：迫使我思考问题，字斟句酌，精心创作。我特别要感谢她帮我梳理了第七章的论证线索，还要感谢她指出了我所调研的特殊历史实例的一些细微差别。她还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批评者。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耐心地倾听我的观点并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其中，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体现在本书中；所有的建议均被考虑过。我还要特别感谢杰克·布里克、艾伦·汉森、黛博拉·约翰逊、唐纳德·马奎斯和雷默·图米拉。我已经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让我受益良多的每个人的著述。

几个机构也在不同的阶段支持了我的工作：丹福思基金会和高等教育宗教协会提供的资助使我有机会在苏格兰学习一年；富布莱特法案基金项目为我赴芬兰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奖学金；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在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为我提供了用于独立研究的基金。还要特别感谢堪萨斯大学对我的研究的慷慨支持：为我提供了沃特金斯夏季研究基金、几笔普通研究基金的资助（特别是猿园一缘猿），以及参加赫尔辛基研讨会的国际旅行资助（与芬兰哲学学会联合提供），还有最近的一次带薪休假期。我也要感谢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激励，他们的严肃认真以及团队精神，是所有哲学工作的基础，还要特别感谢康斯坦斯·杜西女士的鼓励和帮助。

我要向以下允许我部分使用（或引证）其著述的作者们致谢：

布洛赫：《封建社会》，法国的迈耶翻译，征得了罗特列杰

与基根·保罗公司（伦敦，1951年版）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58年版）的同意。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诺克斯在编辑时加了导言。征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57年版）的同意。

汉森和马丁：《其他文化的问题》，载《社会科学的哲学》，第三期（1958年版，第151—158页）。征得了执行编辑的同意，专门用作第十一章的素材。

马丁：《历史学中的解释和理解》，曼尼恩和图米拉编辑的《关于解释和理解的论文集》（综合图书馆1964）中的第141—148页。征得了里德尔出版公司（荷兰，多德雷赫特，1964年版）的同意，专门用作第五章的素材。

马丁：《怀特的实践推断图式中的“关系”问题：维特根斯坦派的解决方案》，欣蒂卡主编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纪念冯·赖特的论文集——芬尼卡的哲学思想》第二十八卷（1964年版），第141—148页。征得了芬兰哲学学会秘书长的同意，专门用作第九章和第十章的素材。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三版，征得了哈钦森出版集团的同意（伦敦，1964年版，哈钦森大学图书馆系列；目前第三版在英国由哈维斯特出版社、在美国由人文学科出版社重印）。

雷克斯·马丁

第一章 导论 摇摇言

关于“历史哲学”的表达方式已经逐渐有了各种不同的联想。对于有些人，它意味着一个从 19 世纪末的形而上学深海中捕捞上来的海底怪物，它的下颚偶尔开启，用死的语言（或者至少是外来语言）喷射出预言——黑格尔学派式的辩证语言。对于另一些人，它被想像为一个神秘的学科，不是地道的哲学，同时，也不是地道的历史，而是一种含混的声名狼藉的二者的混合物。（第 1 页）

这段话颇具辩解意味，但说得极为谨慎，引自帕特里克·加德纳的专著《历史解释的特性》（1974）。沃尔什持同样的观点，更多的表述出现在其《历史哲学导论》（1975）的开篇中。沃尔什的论述甚至更为深刻，他在“对当前学科的质疑”的一节（第 1-10 页，第一版）中指出：“一个历史哲学的著者，至少在英国，必须从证明他的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开始做起。”他还补充说，19 世纪的历史哲学，曾试图提供一种“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推测性论述”，但在英国哲学家中间早已恶名远播。作为这种偏见的结果，在英国，“一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哲学实际上没有立

锥之地”。

在今天，这种辩护性的陈述已很难找到。事实上，在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已经在戏剧般地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最近历史哲学所采取的分析转向的结果。这种新的分析路径标志着与加德纳和沃尔什的暗喻式的旧风格的彻底决裂。那种旧风格或者说形而上学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关注于历史的实际进程，把基本的目标或意愿神圣化。从而，通过探寻其中某些全面的计划或模式，来展示历史事件的基本合理性。历史哲学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来对待，做得最好的是奥古斯丁和黑格尔，就连维多利亚时代穆勒和马克思那样的严肃绅士也难以抵御它的魅力。

相比之下，分析的风格根本不涉及历史事件；相反，它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对历史研究的概念和结构的阐释。它的对象是作为一门学科和知识形式的历史分析研究；因而，它等于是对历史知识的假设、特征和暗示的系统反映。

诸如下列的一些问题都属于历史哲学的分析样式的考虑范畴：历史是如何和其他知识形式联系起来的？历史是一门科学吗？历史的“真实”是什么？历史事实是如何认定和确立的？我们关于历史过去的观念是指什么？如果存在客观现实的话，那么哪一种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是可能发生的？历史学家是如何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历史学家在进行解释时，是否明确地表达或使用了任何规律？^①

^① 我已经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目录。这个目录引自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 151—152 页）、加德纳（《历史解释的特性》，第 151—152 页）以及德雷（《历史哲学》，第 151—152 页）。也见于这个学科最新的必读书目：加德纳主编的《历史哲学》（主要在第 151—152 页，151—152 页）以及阿特金森《历史学中的知识和解释：导论》（导论以及第一章，主要在第 151—152 页）。

最后一个是关于历史解释和理解的问题，它可能成为而且一直是关注的首要焦点。它规定了本书的主题。历史解释这个术语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清楚，因此一个简短的告诫还是需要的。在本标题下我想探讨的只是一种主要的历史解释类型，根据这种解释类型，我们是通过把行为归结为个人的“思想”（归结为他们的意图，与处境相关的概念，手段辘的信念，等等）以解释行动。

现今，很清楚，历史学家提供了解释的其他类型。有时他们关注于对历史主体的思想抑或世界观的解释；有时关注于对使这些行为和思想具有实质内容的制度架构的解释；有时我们甚至能在历史著作中发现对物理事件（例如城市的荒芜或者农村的逐渐荒凉）的解释。这其中，行为和信念起了一些作用，但绝不是全部甚或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度强调历史中“有意图的”解释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世界观里存在着许多关联，正如在其社会制度或生态系统内存在偶发事件一样。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个体的人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这些几乎不能以有意图的模式来解释。

同样，我们会在其他许多非历史的场合发现我所描述的历史解释：在法庭上，在新闻界，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历史解释，在相当有限的行动的意义之上，被诉之于主体的意图等等，它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无限的。

然而，我已经标示的和按照惯例被冠名的这一切，对于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事物以及他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的特点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奇怪的是，此类如此普通的解释，恰好是已经证明的与哲学的分析格格不入的解释类型。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奇怪的事实：历史学是最不发达的社会科学（如果它还算是社会科学的一员的话）；然而，一般来说，分

析的历史哲学较之于社会科学的哲学更为深奥微妙。的确，这是有一些原因的，虽然很可能历史解释的特性存在某些明显的问题，它主要是关注事件的非同寻常的状态。无论如何，通过分析
的转向，历史哲学已经从不可信的和“含混的声名狼藉的”，成为即使不属于社会科学，也至少和历史学一样具有牢固地位的一门学科。现在我们可以厘清已经显露出的特点。

当前的历史哲学趋向可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三篇奠基之作：亨普尔的《历史学中一般规律的功能》（1894）、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1897）和赖尔的《心的概念》（1903）。^①但是柯林伍德的这本书可能应居于首要地位。作为历史哲学复兴的最初原动力，这本书的影响持续不衰。柯林伍德提出了许多对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并且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与他同时代的较为年轻的人们感悟到了这些解决方案的价值。

柯林伍德的思想在现今的历史学家中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读过《历史的观念》的历史学家，从他们上大学开始就没有再打开过另一本哲学书”（明克：《心灵、历史和辩证法》，第 111 页），这样的说法完全可能是真实的。我自己遇到的历史学家提到柯林伍德的名字时确实情绪激动。许多现今的历史学家似乎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柯林伍德才是他们的历史哲学家。然而，在已经发表的对柯林伍德的主要研究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研究都只是在最近而不是一直重视

^① 《历史的观念》由 莱因哈德·诺克斯编辑，发表于柯林伍德去世后的 1957 年。尽管该书发表于 1957 年，而且柯林伍德的显著影响也可追溯到那一年，但是书中内容要稍早于它的出版年代，从 1923 年到 1957 年，主要在 1923—1927 年（见“编者前言”）。

《历史的观念》。^①

多纳根在《新利维坦》(页154)中发现了柯林伍德“后期哲学”的核心。明克认为《门蒂思反射镜》是柯林伍德“体系”的奠基之作，甚至更进一步断言，《历史的观念》的大部分章节是“难以理解的，除非它们按照我们重新改造过的柯林伍德的心灵辩证法理论来解释”(明克，第154页；也见第154页和第154页)。如果说鲁比诺夫有什么胜过明克的话，就是他比明克更看重《门蒂思反射镜》。实际上，鲁比诺夫的历史学论述更多地集中在这本著作上，而根本不是《历史的观念》。最后，至少在我看来，那卷《批评文集》一个最有趣的特征，就是几乎没有对《历史的观念》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论述。事实上，作为唯一一篇将《历史的观念》中的论点全面吸纳的文章，明克的《柯林伍德的历史主义》首先致力于证明已经特别提到的那个观点，即柯林伍德的这部著作应当被视为“对它的理解是更为广泛的哲学的一部分，它使哲学灿烂生辉并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但这不能通过《历史的观念》的文本本身来重新构建”(克劳斯：《批评文集》，第154页)。

当然，我并不是说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被忽视——远非如此。因为许多著作、专题和论文的研究都涉及它或者吸纳了该书的某个论点。但是，《历史的观念》至今没有受到应得的广泛的讨论。

此外，在涉及到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的文献当中，没有一篇

^① 我提到的是多纳根的《柯林伍德的后期哲学》(页154)；明克的《心灵、历史和辩证法：柯林伍德的哲学》(页154)；莱昂内尔·鲁比诺夫的《柯林伍德和形而上学的革新：心灵哲学研究》(页154)；以及迈克尔·克劳斯主编的《关于柯林伍德哲学的批评文集》(页154)。鲁比诺夫和克劳斯的书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有益书籍。

谈及柯林伍德发现的历史判断和认识之间的基本联系的价值，一方面，此类观念被视为“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们被当作“人性”。人们对柯林伍德关于历史判断的特殊概念，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我们知道，柯林伍德为了各种所谓的“移情作用”、“直觉”和“重演”而否认历史中的普遍化。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知晓柯林伍德的特殊概念的基础，很少有人知晓他关于历史解释的特性的论点得以确立的根据。

试图理解柯林伍德观点的难点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潜在的概念（关于心灵—过程—人性的概念，如果我可以这样称之的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事实：我们找到的那些少量的论述并非特别有效。^①

实际上，某些论述是绝对的误导。我们在总结狄尔泰与柯林伍德之间的异同的过程中发现了哈齐斯的观点：“在历史学范围内搜寻和发现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基本的经验，他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似乎必须要解决的预设，即人性结构特别是思想和行动的

^① 对于我的评论，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在宰耶尔沃尔什的著作中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柯林伍德的分析是合理的，但也有其缺陷——在任何导论性的著作中都有这样的缺陷，即由于太扼要而相当不系统。

莫顿·怀特也论述了“跨文化的人性原则”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休谟和穆勒的著作中，他们在阐述关于我们人的科学的概念中，也论述了这个原则的重要作用。怀特的论述是非常成熟的，他甚至注意到了那个观念和柯林伍德本人的倾向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仅以一句评论一带而过（见《历史知识的基础》，第 287—288 页，主要在第 287 页）。鲁比诺夫使他的书的整个附录成为启发性的主题，即“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性科学的观念”（《柯林伍德和形而上学的革新》，第 287—288 页）；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论述几乎没有明确地针对柯林伍德（见第 287—288 页），而且至少在我看来，在哲学界也几乎不存在太大的影响。

观念的基本恒定性（~~永恒性~~）”。^① 但是在我看来，不同时期的不同人们和“人性结构”的“基本恒定性”之间的“本性同一”观点，正是柯林伍德要“否定”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很难断言“人性”是恒定的、始终如一的这一预设是柯林伍德历史认识的重演理论得以确立的根据。

我想尝试通过恢复柯林伍德的重演学说来开始我的历史解释的研究。方法是如同考古一样追溯它的起源和基础。让我们把柯林伍德的学说设想成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我们分别称这两个部分为：（~~葬~~ 方法论部分——柯林伍德的历史认识的特性论，（~~遭~~ 人类学部分——柯林伍德的心灵过程观（~~贵精粹增增燥皂圣堂~~）。在逻辑上，人类学部分是方法论部分的前提和基础。与之相对应，让我们来构思一个类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哲学”的理论；它的两部分可概括如下：（~~葬~~ 方法论——关于社会科学一般规律的概念，（~~遭~~ 人类学——关于普遍规则的概念。

柯林伍德学说，即“人性哲学”的理论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用一系列的步骤来描述。

（~~员~~）在柯林伍德与众不同的历史认识观背后存在着一个我们可称之为“心灵过程观”的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论。

（~~圆~~）对于不变的、始终如一的人性概念（正如我们在休谟或者穆勒的哲学中发现的那样），尤其是对于心灵和行为中的普遍规则而言，这种理论被发展成为批判性的反应和合理的可供选择的事物。

（~~猿~~）柯林伍德的反向理论（~~精思辨燥燥燥~~），即心灵过程观，

^① ~~匀~~哈齐斯的《威廉·狄尔泰的哲学》，第~~猿~~页。关于柯林伍德，内森·罗顿斯特莱奇已经表达了非常相似的观点；见他的《历史和时间：柯林伍德学说的批评检查》，主要在第~~缘~~页。

被发展为在原则上否定普遍规则概念的基础，否定了其作为一种体系存在的可能性。

（源）柯林伍德的策略是，通过去除作为其逻辑前提的普遍规则概念，摒弃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规律方法论。

（缘）最后，柯林伍德试图用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判断理论来代替这种一般规律方法论，他认为，这种非传统的解释判断理论从逻辑上并不需要一般规律或依靠任何普遍规则的假设，同时，与他的心灵过程观相符合。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和反向理论间极为复杂的关系代表了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主要论证结构——我们首先在《历史的观念》中发现对它的阐释。虽然这样，也并不是说我列出的论题结构包括了柯林伍德历史观念的每一个特征。但我认为这种结构如果是详尽的，它就确实勾勒出了《历史的观念》的基本的特征性主题之一，并明确了广泛具有的观念，即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主要问题。^①

因而，如果我们要理解《历史的观念》的内部逻辑，特别是重演的概念，就须仔细地设计出这种论题结构。因为尚不存在一部关于展示柯林伍德的论题结构和详细阐述其内部逻辑的论著，这就是我要着手进行的工作。

柯林伍德在对人性科学概念的批评中提出的问题，即关于思想和行为中普遍规则的问题，以及它们存在的基础问题，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或者拒斥普遍规则的概念，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性和预设的不同解释之间规划出一条分水岭。如果我们将自然主义（有时被称

^① 简言之，我通常称这个论证结构为柯林伍德对人性科学观念的批评。

支持的态度。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柯林伍德所批评的——正如我指出的，它建立在一个可能值得怀疑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是，公式化和“普遍的解释假设”必然要求将普遍规则的概念作为预设。但是，只有在考虑到柯林伍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判定这个前提是可以接受的。

我在研究中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就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提供的对人的行动的解释而言，普遍假设在逻辑上是否是必需的，普遍假设的应用是否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中接受普遍规则的某些内容，尤其是提供了人性同一的概念的内容。同时，我不想脱离那条具有独特意义的轨道，即柯林伍德关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解释的全部见解。依照他对历史认识的解释，我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在我们头脑中重建或重演其他人的行为来理解他们的行动。但是，这自然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获得某些根据，从而使我们确信，为了重演这些行动所进行的思想联系，事实上就是我们研究的那些人的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办法是，通过相似性的假设，在研究者和他的对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由此，我们引用了狄尔泰的观点，“事实上，历史研究者与其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这是科学的历史成为可能的首要条件”。伯林也同意他的观点：“古代思想模式或任何一种远离我们的文化模式可以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所理解，仅仅在于，无论如何，我们分享了它们的一些基本范畴。”^①但是这些论述只是提醒我们，相似性的步骤还不会在论述中立刻起作用，因为柯林伍德的一个首要假设是超历史的或跨

^① 参见狄尔泰：《历史学中的模式和意义》，第 207 页（也见第 208 页）和 伯林：《历史的必然性》，第 207 页。伯林还在他的《科学历史的概念》这篇论文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主要在第 208—209 页。

文化的差异性。确切地说，这意味着我们为不同时期或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归纳的思想很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因为基本差异的假设实际上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分享明显不同于我们的文化或时期的观念、概念和信念。

这就是我的研究所关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柯林伍德提出的心灵过程观与他自己的重演解释理论，或者说，与历史解释的任何一种理论相一致吗？这可能是由柯林伍德对人性学的概念的批判而引出的最尖锐的问题。

对历史解释的研究，旨在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哲学问题，用当代哲学术语和柯林伍德所特有的用语来讨论这些问题，并将近年来历史哲学提供的成果与分析法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我的研究点在于对柯林伍德和从他以来的历史哲学发展提供一种哲学的批判。因为我认为，正如关于柯林伍德的文献往往忽视或者误解他对人性科学的批判一样，历史哲学的文献也未能充分地解释他的重演理论。

在我的研究的结论性分析中，虽然将柯林伍德的重演理论置于重要地位，但是我首要研究的并不是他的著作或思想，我的研究可能更准确地表述为一系列对《历史的观念》提出的主题的深思。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当柯林伍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今历史学家贡献了正在使用的假设和方法的同时，他对包含在重演概念之中的逻辑问题的重视，如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样，是有缺陷的。我对重演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开始的起点，事实上也超出了柯林伍德。我认为，如同解释逻辑的更深的层面通过重演显现出来一样，有必要考虑一个更广泛的思想家圈子。而且我也尝试着吸纳一些自柯林伍德的著作发表以来出现的关于历史解释理论的大量精妙之论，它们集中在沃尔什、德雷、

多纳根、亨普尔、丹图、莫顿·怀特、葆拉·丘奇兰德，特别是爱德华·赖特的著作中。

我的研究与从 19 世纪 90 年代关键的十年形成期直至今天的历史哲学的哲学历史相称。我在这本书中最终提出和为之辩护的历史解释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柯林伍德原来理论的彻底修改版，它是在当代哲学事实的压力下形成的。但它同样可看作一种尝试，试图把重演概念和更全面的我自己关于历史解释本质的理论合成一体。

然而，这仅是一次探险，从企盼我们的哲学研究兴旺出发，摒弃我们至今一直遵循的沉闷冗长的方法，而代之以本书中的方法，不再探访科学边缘的古堡或者村庄，而是直接行进到这些科学的首府或是中心，行进到人性自身。（休谟：《论文集》，第 104 页）

在英语世界，大卫·休谟著述中最著名的可能是“人性齐一”概念；当然，他对这个概念的明确系统阐述才使它的影响达到顶点。柯林伍德在其对人性学概念的批判中将抨击的重点对准休谟的概念和休谟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见《历史的观念》，第 104 页）。在这一章的总结部分，我要给出一个小结，对休谟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作出规范的解释。^①

休谟的著作有一种鲜明的创新精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超越

^① 关于“规范解释”的概念，见沃茨：《休谟、历史和人性》，第 104 页。我和沃茨都认为柯林伍德应该被算作是支持这一解释的人之一。